

北  
知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魏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文王舜

韓覲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

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  
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  
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  
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  
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  
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  
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旣沒微  
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  
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木食珍膳坐金屋乘

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露青史之筆將草木以  
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寔  
庶姬之恥也魏隋二書竝有列女傳齊周竝無  
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  
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騎  
常侍封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強記多所究知時  
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  
者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  
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  
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  
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  
而名不著爲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  
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  
終契黃泉其封生令達卓爲時彥內協黃中外  
兼三變誰能作配克用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  
媛其京野勢殊山川乖牙乃奉王命載馳在路

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遵止一幕其率

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

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常懷其時遇險逆

橫罹塵網伏質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

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仰惟親命俯尋嘉

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

以驗之殞身是効其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於

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

長辭母兄其芒芒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

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造其異哉其婦曠世靡

儔其八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

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其卒願謂

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

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

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善其命也今夫人在

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

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

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  
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  
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  
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  
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  
竹不預坐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  
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給  
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  
覺兄弟來追房哀嘆而不及其執意如此訓導

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亦遊有名勝者則身具  
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以不殮須其悔謝乃食  
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後  
爲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  
閭爲其文曰爰及處士世疾夙凋位儷秉志識  
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之要溥未仕而卒故云  
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  
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

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  
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  
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去文成義而赦之  
平原鄒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零陵縣人所  
殺男玉追執讐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  
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  
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  
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臯理在可  
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  
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  
景光九經義學行脩明竝當世名士景伯爲清  
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具丘人列子不孝  
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  
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  
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  
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  
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



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  
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  
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  
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旣畢  
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  
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  
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  
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

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  
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  
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  
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  
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柰何殺之天不祐汝遂  
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辜詔曰老生不  
仁侵陵貞叔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  
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  
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閩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  
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  
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  
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  
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  
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  
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着密埋之設有着者污  
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  
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

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  
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尔欲  
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  
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  
陋特免其辜其識機雖呂頴亦不如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  
腹生一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  
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  
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勃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愆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敕有司樹碑旌美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爲郡帶關城戍圭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脩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

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

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  
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樹李盧二  
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  
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  
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勝年十五哭泣不絕  
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遊  
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制文表其門閭比之曹  
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都城東六里大道北

至今名爲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娉  
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  
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  
氏恠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  
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節閔詔本司  
依式標榜

西魏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方俟  
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

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樁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竝驕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瑒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

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辜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

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證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弒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旣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

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娉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脩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

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者黃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



理以慰諭之措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  
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  
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  
之百餘詞色彌厲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  
釋之怒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  
我之臯也因不食而卒卒良昔莫不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  
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  
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

義結於本鄉越人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  
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  
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僭耳歸附者千餘  
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  
其子高梁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  
初馮凱之南投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  
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  
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  
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

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  
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  
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  
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瀆石寶以告  
夫人曰平虜入瀆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  
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  
婦往叅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  
言輸贖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從之遷仕果大喜  
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因摠

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瀆石還謂寶曰陳都  
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  
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  
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  
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  
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  
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  
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  
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高涼郡太夫人賚

續幟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  
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陳國亡嶺  
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  
遣摠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璠以南康拒守  
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  
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  
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  
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洸至  
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

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  
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洸時暄與逆黨陳  
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  
繫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  
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  
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  
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滕州李光略羅  
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  
帝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

贈寶爲廣州摠管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已  
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  
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  
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  
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  
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  
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摠  
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  
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臯狀上遣推訥

得其賊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  
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  
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  
五百戶贈僕爲崖州摠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  
謚爲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  
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  
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  
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

不慈背死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  
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  
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  
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  
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  
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  
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  
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  
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

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  
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  
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旣年  
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  
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  
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  
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  
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辜戾吾死日何面目見  
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

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毋何  
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  
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稔天子報汝  
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柰  
何獨擅其利以爲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  
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  
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  
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  
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

閭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  
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  
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  
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  
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  
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  
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  
昔焉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

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  
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竝孤苦寄食  
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  
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  
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  
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  
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  
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臯姊  
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

其辜

韓覬妻于氏者河南人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  
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  
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  
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  
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  
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  
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  
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就省謁者

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門終于家

陸讓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開皇末爲播州刺史數有聚斂賦貨狼籍爲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sub>泣</sub>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勸讓食旣而上<sub>求</sub>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

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爲上柱國彭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



士爲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袒故每  
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  
蘧蓀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  
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  
爲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  
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韉鷹繼犬連騎  
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  
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  
士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袒年

高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袒如此每歸寧于  
家躬勤紡績以致其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  
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  
有不遜每相約曰堂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  
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袒  
曰今日事當如何袒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  
曰黑白在於至尊上大怒下袒獄捕居士黨與  
憲司又奏袒事母不孝其女知袒必不免不食  
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

獄卒跪以進之歔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袒  
賜死於家詔百僚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  
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無罪坐子及禍詞情  
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  
聞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爲伏波  
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  
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  
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旣而同郡虞子茂鍾

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  
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  
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  
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  
時伊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許人妻甚有志節  
爲邦族所重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叛  
逆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  
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

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  
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  
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  
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  
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漢王諒反遣將綦良往  
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  
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  
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

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  
爲渭源令爲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  
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  
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  
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  
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  
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

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  
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氏  
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  
死終不爲賊婦羣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箠之上  
將陵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  
處分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  
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  
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論曰婦人主織紵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爲先

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  
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高考之圖史亦何  
代而無之哉魏隋所敘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  
公妃主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踰匪  
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雖子政集之於前  
元凱綿之於後比其美節亦何以尚茲故知蘭  
玉芳貞蓋乃稟其性矣

萬曆二十年

萬曆癸巳五月廿三日宿齋署中君子亭校

王先終北史卷七十九正七字

夢禎識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列傳第八十 恩幸

北史九十二

王叡 子襲 襲弟椿

王仲興 冠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樂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張景嵩  
毛暢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宦者

夫令色巧言矯情節貌邀眇眇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進之常道也况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焉魏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昌之季宗愛之弒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汗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而舉哉斯乃王者

所宜深誠而齊志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  
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  
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  
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  
予之費帑藏以虛杼柚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  
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  
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  
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亦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翱  
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

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  
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袵非不幸也魏書  
有恩幸傳及閹宦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  
以爲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從例附  
其家傳其餘竝編於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  
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  
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  
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

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  
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  
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  
刺史顯菱侯謚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  
景穆之在東宮見而竒之興安初擢爲太卜中  
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  
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爲散騎常侍侍中  
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樞密外豫政  
事愛寵日隆朝士 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

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園有猛獸逸登  
門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  
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  
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  
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  
書侍郎鄭羲爲傅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  
拜叡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  
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辜宜梟斬首惡餘  
從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



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闔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䟽陳刑政之宜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祕器宥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

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窆祀於城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窾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今高允爲之讚京邑士女諂稱窾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窾女妻李冲兄子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窾與張祐侍坐窾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

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獻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竝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重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叡薨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

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爲并州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豫州刺史謚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荅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又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爲將作大匠椿聞而

固辭孝昌中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  
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  
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  
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  
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察  
下不容奸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  
鄉初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  
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  
呼為王太原未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

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  
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  
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  
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弔送椿  
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  
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  
虧損親類歎尚之朱榮妻鄉郡長公主深所  
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  
華飾為意撫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

周給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  
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呼繼哉內及於恨不也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  
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  
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  
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  
政與趙脩竝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  
雖與脩竝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  
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震駭帝遣仲興

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  
迴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  
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  
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  
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征  
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  
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  
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面啓奏請降  
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

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紛以徹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仲興是後漸踈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并州刺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謚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聲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

填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斫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啗喧譁詈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

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左右或諷糾其臯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閱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樹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臯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擿遂有詔按其臯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是日

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蒲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臯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上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

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已之踈遠焉

茹皓字禽竒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若為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賚日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

理舊勳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於去內不以疎外爲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爲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頽羅蔣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

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寵日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昏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



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閣劉胄本爲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胄字元孫後位直閣將軍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廐閑埽靜徐義恭竝

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爲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竝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恭諂附元義又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

按磨奔走之役冲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  
冲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  
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為  
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召拜太  
常少卿尋為荊州大中正出為荊州刺史怡乃  
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  
光祿大夫卒贈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脩  
少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  
轡同車時人竊論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徒屬

荊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為荊州大中  
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黃門後為幽州刺史貪  
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  
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之獨免邕乃考掠  
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寃邕坐處死會赦免孝  
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  
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  
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

刀劔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  
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  
俄爲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爲公熙  
平中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  
高氏擅權游肇抗節不屈而出教一藩未盡其  
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  
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  
任城王澄以其起田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  
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

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辟尚書  
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戶  
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  
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  
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爲太傅清河王  
懌所舉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乂  
執政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  
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爲扳援復領御史中尉剛  
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已邑俸粟賑給征

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  
義之解領軍靈太后以義腹心尚多恐難卒制  
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爲冀州刺史剛  
在道詔暴其朋黨元義逼脅內外降爲征虜將  
軍餘悉削黜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公剛以上  
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  
學頗以文詞見稱宣武初自書生除中書舍人  
諂附趙脩脩誅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

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以此得還火  
之復除中書舍人大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  
及元義害懌出爲鴈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節  
貌事又大得義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懌所  
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爲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  
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摠  
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  
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  
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

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辯有智數公當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介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尅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驕騮御馬十餘疋東走兗州羊侃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著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臯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

臣以愛爲秦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嶮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三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臯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廷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死二人議以文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

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臯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闔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摠戎禁坐召公卿

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群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  
閹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  
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  
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  
馮翊重泉欵仕石季龍未徙鄴南枋頭仕慕容  
暉為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  
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  
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

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克冉閔婦  
閔破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  
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  
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  
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  
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  
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  
同致敬入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  
曰臣舅不幸生為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

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  
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疎闊人戶隱匿  
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人戶樂葵因是請採  
漏戶供為綸絲自是逃戶占為紬綾羅縠者非  
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  
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  
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  
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  
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大武時又有段霸

以謹敏見知歷中當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  
刺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  
見敘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  
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  
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  
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  
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不可稱計又降  
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後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



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謚靖公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  
內溫人也五世祖述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  
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而為闡人因改  
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  
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  
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  
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  
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

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  
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  
文與默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  
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  
邃為幽州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虧亂選  
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  
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  
過列郡今訢皆以為州臣實為惑於是默與訢  
遂為深隙訢竟列默為監藏因默為門士默廢

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  
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及訢將獲辜  
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職事出  
爲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己清儉事  
濟公私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  
軍爲赫連屈丐所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  
遂圖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  
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

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謚求  
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後小  
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  
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  
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  
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  
爲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  
晉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緱氏宗文邕謀

反脅孟舒等事晉孟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  
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華縣侯  
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祕書進爵彭城公  
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  
敬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  
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  
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  
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曠見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  
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闈為恥孝文遷洛常  
為宦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  
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  
武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  
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寵幸冠諸閹官特遷  
尚書進爵隴東公仍館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  
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  
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

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儀  
於宮城南觀者以爲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  
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  
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  
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薨孝文親臨之  
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車駕親  
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安貌  
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爲隴東公又降爲  
侯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  
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  
誅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  
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嶷獨與  
毋沒入內宮受刑遂爲宦人小心慎密累遷中  
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摠納言職  
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  
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  
睹生拜太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

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  
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  
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嶷大  
長秋卿嶷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  
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  
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以老  
舊每見勞問數道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  
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  
前官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

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卒  
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  
興嶷死後二人爭立嶷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  
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  
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  
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  
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  
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  
若請以是事免官付廷尉正臯詔可之老壽死

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史創平子口樂蘇棟將軍所書王暹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黨不蒙俱為羌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改為王焉自晉已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

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誘議之罪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寮舊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利趙脩之

寵也遇深附會受勅爲之造宅增於本旨笞擊  
作人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  
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惻爲之泣下其善奉  
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太子舍人  
苻承祖略陽氏人也因事爲閹人爲文明太后  
所寵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  
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  
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  
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  
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賜  
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  
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爲瀛州  
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爲  
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  
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壘書手  
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入爲大長秋  
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爲閹人  
稍遷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  
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  
僕卿出爲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  
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太  
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長秋卿言出爲瀛州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居蜀南充州之譙郡  
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  
縣瓠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

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  
皓使徐克采召人女還遷中給事靈太后臨朝  
以與于忠保護勲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  
縣公拜其妻魏氏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  
賚亞於諸王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  
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  
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嘗爲臨軒會日大風寒  
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  
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



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  
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修營  
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垂越清  
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乂害  
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常閉內外斷  
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  
太后服膳俱廢下不免饑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  
言持明帝書密令訪察又以騰爲司空表裏擅  
權共相樹置又免外禦騰爲內防迭直禁闥共

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  
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乂騰之手八坐九卿  
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  
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  
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底市  
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  
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  
苦之薨于位中官爲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  
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恃爲之筮不吉深諫止

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闈官爲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闈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

書記與元乂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乂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乂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

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衆以  
又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祭爲濟州  
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官刑  
爲王琚所養恩若父子累遷爲中尹靈太后臨  
朝爲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  
陰子出爲華州刺史中官內侍貴者靈太后皆  
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故遂其請父子  
納貨爲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爲崇訓太僕華

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臯刑入事宮  
掖以謹厚稱爲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  
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  
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  
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梁都將孝昌  
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軌  
爲假父頗爲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爲侯卒於  
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王温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  
誅温與兄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  
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崩群官迎明帝於東  
宮温於卧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  
位高陽王雍既居家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  
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欒城伯累  
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欒城縣侯  
温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  
於河陰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  
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黥黑  
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欒初出靈太后  
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  
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欣樂時也賜帛  
三百疋黃絹一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  
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蓟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  
太守明帝崩與尔朱荣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

曾  
北史列傳卷八十一  
三十二  
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  
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蓆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  
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  
奉車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  
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  
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  
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薨贈  
司徒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爲小史累  
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  
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  
密仗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義之出景嵩暢頗  
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義時內外  
喧喧云義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啓  
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成  
未及出外又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  
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以呈

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又妻構  
之不已出暢為潁丘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  
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布水封  
壽陽伯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  
祁仲彥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  
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為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  
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  
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

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  
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  
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  
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  
魏靜帝常疲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  
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為淳直由是啓  
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司空  
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公士開幼而

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辟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

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踈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爲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持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敕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

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  
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  
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再  
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  
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  
淚下歔歔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  
不飲酒及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第始  
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成外朝  
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

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  
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姦諂日至寵愛彌隆前  
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  
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  
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  
作樂從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  
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  
委趙彥深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  
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於乾壽殿士



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  
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  
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  
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  
遙等謀出土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  
吐根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  
士開臯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  
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  
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

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  
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  
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叡  
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  
至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  
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  
殯事太匆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竝  
拜謝長粲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  
之力也厚賜叡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

開士開曰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爲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

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遠入否士開曰在內又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立問計將安出土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召入殺之

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内遂與太后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馮子宜武衛大將軍高合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爲領軍恒性好内多早下縱當直

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勅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竝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

皆辯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  
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  
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勅其弟士休入內  
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  
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識  
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  
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歛貨財不  
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  
即成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

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  
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極  
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  
王不須疑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  
感此心為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如  
此唯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正  
理違忤者亦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  
多所營救既得免臯即令諷論責其珍寶謂之  
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安吐根安息胡人

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  
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啓本蕃  
情狀神武得爲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  
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  
結成婚媾皆吐根爲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  
計策頻使入朝爲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爲人所  
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爲假節涼州刺史率  
義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皇建中加開  
府齊亡年卒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  
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爲奴後主在襁褓  
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姝呼姊姊遂爲胡太后  
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  
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肱皆爲郡君義  
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  
親狎無所不爲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加  
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  
中轉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

射領軍大將軍錄尚書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舉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解律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

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主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竒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

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  
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尋復黜胡以  
穆爲正嫡引祖珽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  
爲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廝  
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  
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  
稱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  
自殺子孫小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  
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

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  
常山郡公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  
寵贈成臯王阿那肱初爲庫直每從征討以功  
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庫直都督四年從破契  
丹及蠕蠕以躋捷見知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  
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  
之次大爲武成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  
士開每見爲之言由是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

同三司食汾州定陽忤城二郡幹以破突厥封  
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將軍  
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主即位除并省右僕射  
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遷并省尚書左僕射  
又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  
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下而姦巧  
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爲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宮  
侍衛後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謂其  
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

尚書事又揔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頓不如和士  
開駱提婆母賣獄鬻官韓長鸞憎疾善而那肱  
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陰私虛相讒構遂  
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如故及周  
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  
旦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  
小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  
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  
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晉州命那肱



率前軍先進仍揔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下  
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  
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  
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  
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  
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  
我亦天子彼尚能縣軍遠來我何為守壑示弱  
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塹進軍使內參讓阿那  
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

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  
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  
常體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  
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  
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  
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  
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也遂北馳有軍士雷  
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  
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

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文侯城  
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  
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子  
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閹寺等數  
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  
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  
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  
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  
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

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肱至長安授大  
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  
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愚  
僧禿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  
破你國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疆盛帝尤忌  
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  
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  
縣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

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為庫狄伏連等矯害敕咸陽王斛律明月宜陽王趙彥深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秘密皆令鳳口傳然後宣詔敕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領軍摠知內省機密祖珽曾

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彊弓長稍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荅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執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復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之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誅斛律明月後矯稱勅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勅而竟迴取者勅令領軍將軍侯呂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瑣禁

其事首尾並鳳約勅責之進位領軍大將軍餘  
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  
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  
先被勅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  
省急速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  
巡幸及山水遊戲射獵獨在御旁與高阿那肱  
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  
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  
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

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  
當行樂何用愁爲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刀走  
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咤曰恨  
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  
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  
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復  
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毋鮮于豎孝言之從  
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  
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亦遣孝言

分工匠爲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  
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  
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  
鄴史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勅喚入內尋  
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  
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鳳被寵要  
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譖毀崔季舒等  
寃酷皆鳳所爲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  
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

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  
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  
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宦者韓寶業盧勒義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  
右唯閣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  
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義等  
或爲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  
魯恃伯郭沙彌鄧長顥及寶業輩亦有至儀同  
食幹者唯長顥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

寶業及勒義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斂不  
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顓竝開府  
封王俱爲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  
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  
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陔宮鍾馗  
趙野又徐世凝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  
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  
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  
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

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  
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肯一戲之  
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恡無厭猶以波斯狗  
爲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  
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諸闈或在內多日暫放  
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  
競走十數爲群馬塵必空諸貴爰至唐趙韓駱  
皆隱廳趨避不敢爲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  
尚書卿尹宰相既不爲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

以工巧矜功用長顯為太府卿焉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銅錠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

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閹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閹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狎昵以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

等眼鼻深驗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嫉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

時群妄多皆類此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為害自古忌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所宜誠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觀夫魏氏以降亦後來之殷鑒矣為國家者可無鑒之哉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魏氏



癸巳五月廿三日署中宿齋畢三日矣校北史  
列傳卷八十正二十二字

夢禎識

列傳第八十百餘出  
北史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一  
北史九十三

僭偽附庸

夏 赫連氏

燕 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北燕 馮氏

西秦 乞伏氏

北涼 沮渠氏

梁 蕭氏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  
各言膺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為魏臣  
然魏自昭成已前王迹未顯至如劉石之徒時

萬曆廿一年

北史列傳卷八十

代不接舊書爲傳編之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細  
素且于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記注具存  
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  
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  
斷自道武已來所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  
其餘不相關涉皆所不取至于晉宋齊梁雖曰  
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魏書命曰島夷列之  
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蕭登雖云帝號附  
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爲僭爲附庸傳云爾

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同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

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虜意之北北人謂胡  
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因以號爲姓武父誥汁爰  
世領部落汁爰死武代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  
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闕陋頭代立密謀反叛  
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陋頭而立悉勿祈死弟  
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旣立遣子朝  
獻昭成以女妻之衛辰潛通符堅堅以爲左賢  
王遣使請堅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乃背  
堅專心歸魏舉兵伐堅堅遣其將鄧羗討禽之

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復附於堅昭成討大破之遂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寇魏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後以衛辰爲單于督攝河西新類屯于代來慕容永據長于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

牧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其衆八九萬道武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帝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帝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度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跂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河衛辰第

三子屈巧奔薛于部帥太悉伏屈巧本名教教  
明元改其名曰屈巧北方言屈巧者卑下也太  
悉伏送之姚興與高平公破多羅沒奔于妻之  
以女屈巧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  
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  
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巧天性不仁難  
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巧有濟世  
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  
乃以屈巧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奔于

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可興乃止以屈巧爲持  
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  
餘落鎮朔方道武末屈巧襲殺沒奔于而并其  
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  
屈巧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微赫與天  
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族剛銳如鐵皆堪  
伐人晉將劉裕攻長安屈巧聞而喜曰姚泓豈  
能拒裕裕必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  
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留子義

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  
號曰髑髏臺遂僭皇帝於灊上號年爲昌武定  
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郡性  
憍虐視人如草蒸土以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即  
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  
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殺工匠數千人  
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  
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  
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瓚瓚自長安起

兵攻屈丐遣子大原公昌破瓚殺之屈丐以  
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昌字還國  
一名折屈丐之第二子也旣僭位改年承光大  
武聞屈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  
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宴  
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其城  
三十餘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退走入  
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  
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

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  
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  
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尅退無  
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夫用兵之  
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  
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  
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  
有步軍步從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  
之若得一戰禽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

千里後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決于黑水  
分軍伏於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王  
來降說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  
待禽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有何不濟昌以  
爲然太武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  
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糒  
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  
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

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人爲左右以倚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剋其城

初屈丐奢好脩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顧謂左右曰叢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侍御史安頡禽昌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爲秦王坐謀反伏誅昌弟定小字直獫屈丐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

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  
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  
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群狐百數鳴於其側定  
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  
道復何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  
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武親率輕騎襲平涼  
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帝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  
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衆  
潰被劊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麴

四年爲吐谷渾慕容瓚所襲禽定送京師伏誅  
徒河慕容瑰字弈洛瓌本出昌黎曾祖莫護跋  
魏祖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  
氏拜率義王始建王府於棘城之北祖木延從母  
丘儉征高麗有功始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勲進  
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瑰代領部落以  
遼東僻遠遷於徒河之青山穆帝世頗爲東部  
之患瑰死子晃嗣晃字元真號年爲元年自稱  
燕王建國二年昭成納晃女爲后四年晃城和



龍而都焉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九都拙高麗王  
釗父利墓載其屍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釗後  
稱臣乃歸其父屍晃死子儁嗣儁字宣英旣襲  
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  
取之計徙都于薊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  
百官號年天璽國稱大燕十六年自薊遷都于  
鄴號年光壽儁死第三子暉嗣暉字景茂號年  
建熙暉政無綱紀有神降於鄴曰湘女有聲與  
人相接數日而去後苻堅遣將王猛伐鄴禽暉

封新興侯道武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暉叔父  
垂叛堅攻符丕於鄴暉弟濟北王泓先爲北地  
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還屯華陰自稱雍州  
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大司馬吳王堅遣子鉅  
鹿公劼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爲平陽太守亦  
起兵河東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求分王  
天下堅大怒責暉暉叩頭流血謝堅待之如初  
命暉以書招垂及泓冲暉密遣使謂泓勉建大  
業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

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  
便即尊位泓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  
宿勒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  
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進據阿房初  
堅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  
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  
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  
諫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  
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時以鳳皇非梧桐不棲

非竹實不食乃蔣梧竹數千株於阿城以待鳳  
皇冲小字鳳皇至是阿城終爲堅賊暉入見堅  
謝因言二子昨婚欲堅幸第堅許之暉出術士  
王嘉曰椎蘆作蘧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  
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解是  
夜大雨晨不果出事發堅乃誅暉父子及宗族  
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虜弟運運孫永  
字叔明暉旣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  
妻常賣鞞於市及暉爲堅所殺冲乃自稱尊號

以永爲小將軍沖毒暴及堅出如五將山沖入  
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關  
中忽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  
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  
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關中謠  
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  
徒河爲白虜沖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  
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衆咸怨之登  
國元年沖左將軍韓延因人之怨殺沖立沖將

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沖之入長安王嘉謂之  
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  
亡沖敗其左僕射慕容伯與永潛謀襲殺隨立  
宜都王子覲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  
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  
永爲武衛將軍伯弟護軍將軍鞞陰有貳志誘  
覲殺之于臨晉伯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  
率衆攻鞞鞞遣司馬宿勒黎逆戰永執而戮之  
鞞懼出奔恒營伯立慕容沖子望爲帝改年建

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子忠  
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  
東公東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  
進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  
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  
稱蕃於垂永進據長子儻稱帝號年中興垂攻  
下零翟釗於滑臺釗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  
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來攻永永  
敗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

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人戶  
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悉獲之垂字道明是第  
五子也甚見寵愛常自謂諸弟子曰此兒闊達  
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  
恩遇踰於儁儁弗能平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  
齒改名爲軼外以慕郤軼爲名內實惡之尋以  
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年十三爲偏將所  
在征伐勇冠三軍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  
大功及儁僭尊號封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敗

桓温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暉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登國元年垂僭位號年爲建興繕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貢三年道武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道武遣陳公虔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

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尅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旣并終不能久安蓋知道武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臯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剋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請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垂

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剋  
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剋之十年垂  
遣其太子寶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  
原道武斷其行路父子問絕帝乃詭其行人之  
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  
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初寶至幽州  
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斬安以爲大凶固  
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曰速去可免寶  
愈恐安退告人曰今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

野爲烏鳶螻蟻所食不復見家族十月寶燒船  
夜遁時河冰未成寶謂帝不能度不設斥堠十  
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帝進軍濟河急追之至參  
合陂西斬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是軍將  
至之應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衆  
軍東西爲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  
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  
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帝縱驥騰躡馬者蹶  
倒冰上寶及諸父兄弟軍馬迸散僅以身免寶

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禽其王公文  
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  
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  
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  
父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血發  
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寶字道裕垂之第四  
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爲太子砥厲自  
脩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  
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以

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俊賢者宜  
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  
恐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爲恨寶旣僭位年號  
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  
尚逼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遂自殺寶議  
以后謀廢嫡稱無母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  
爲然寶中書令睦遂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皇  
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剋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  
帝擊破之寶走中山遂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

守龍城聞寶被圍率眾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師會奔中山寶命雲為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為慕容普隣所殺寶至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策等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婿哀而宥之盛字道運寶長子也

垂封為長樂公寶僭立進爵為王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為侍中左光祿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穆並引為腹心盛結早等因汗穆等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為建平又號年為長樂盛改稱庶人大王盛以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於是上下震局前將軍段璣等夜鼓譟攻盛傷之遂輦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死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長子也羣臣



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  
盛子定迎熙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  
苑起雲山於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  
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妻符氏  
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  
大半熙遊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  
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  
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  
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

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  
生地黃切責不得加有司大辟符氏死熙擁其  
屍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踊斬衰食粥大  
歛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  
有司案檢有淚者爲忠無淚者辜之群臣莫不  
含辛以爲淚及葬熙被髮徒步從轎車毀城門  
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矣  
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  
陽公雲爲主雲寶之養子也復姓高氏年號正

魏書云  
以德鎮  
鄴後拜  
丞相此  
云鎮鄴  
大丞相  
又似欠  
通

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  
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道武以懿為征東大將  
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晃少子德字玄  
明雅為兄垂所重符堅滅暉以德為張掖太守  
垂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即位以德鎮鄴大  
丞相寶既東走群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  
二年既拔中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  
臺自稱燕王號年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符  
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眾攻廣

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降魏德無所據  
用其尚書潘聰計據青齊入都廣固僭稱尊號  
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  
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乃以  
超為太子德死超僭立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  
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南郊築燎焰起  
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  
國其亡乎天賜五年晉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  
五樓勸拒之於大峴不從裕入大峴超戰於臨

胸為裕敗退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  
長十餘丈墮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  
之

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  
迴助魏掎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  
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  
仲為平西將軍平襄公後隨石季龍遷于清河  
澗頭勒以弋仲為奮武將軍封襄平公弋仲死  
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為豫州刺史丹

陽公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為晉將桓溫  
所敗奔河東後為符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  
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敗降  
於符堅從堅征伐頻有功堅伐晉以萇為龍驤  
將軍督益守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  
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  
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  
此亦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  
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廞討之戰敗為

泓所殺時萇爲獻司馬懼臯奔馬牧聚衆萬餘  
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  
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冲連和進屯北地符  
堅出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  
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  
其太子興鎮之自擊符登於安定敗之萇病夢  
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  
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  
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一而驚悸遂患陰腫刺之

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萇殺陛下者臣兄襄  
非臣之臯願不枉法萇死子興襲位祕不發喪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旣滅符登然後發喪行服  
僭稱皇帝年號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  
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  
紹鎮之三年興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  
濟使於興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  
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陷之七月車  
駕親征八月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

關軍爲前鋒將長孫肥所禽匹馬不反平遂退走帝急追及於柴壁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帝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蒙阮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帝知興氣挫乃南絕蒙阮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禽之又令緣汾帶岡樹柵以衛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

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鈎取以爲薪蒸興還壘道武度其必攻西圍乃命脩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帝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絕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

通乃將二妾赴水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  
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帝令涸  
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千餘人皆斂手受執  
禽興尚書右僕射狄伯友已下四十餘人興遠  
來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  
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還長  
安有雀數萬頭闖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  
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闖廟上子孫當有爭亂  
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响有二狐入長安一登

興殿屋走入宮一入市求之不得永興三年興  
遣周寶來聘五年興遣使來聘并請進女明元  
許之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  
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  
書姚軌奉其西平公主於明元明元以后禮納  
之泰常元年興死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  
和晉將劉裕伐泓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裕執  
之於建康斬之

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代本出長樂信都慕容

永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遂同夷俗跋飲酒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脩行業唯跋恭慎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將軍後坐事逃亡旣而熙政殘虐人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雲以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明元初雲爲左右所

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明元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太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爲兵氣勸跋還魏使奉脩職貢跋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剋而還神麈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柰

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閹人  
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唯中給事  
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  
成其計乃言於跋弟弘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  
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子男百餘  
人悉為弘所殺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為  
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衛外  
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宋氏通和延和  
元年太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丘遼東成

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徙其人三萬  
餘家于幽州其尚書郭深勸之歸城進女乞為  
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豐在前忿形已露附降  
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弘廢其元妻  
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曰  
王仁為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  
曰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  
之會太武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  
朝太武封崇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



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弘遣  
其將封羽率衆圍崇太武詔永昌王健督諸軍  
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徙其人三千餘家而還  
弘遣其尚書高顥請臯乞以季女充掖庭帝許  
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  
諫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  
就蹙削上下危懼弘太常陽嶠復勸弘請罪乞  
降令王仁入侍弘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  
二年高麗遣將葛居盧等率衆迎之弘乃擁其

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群  
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圍滿數里西行  
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度宿軍地  
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  
毛一尺二寸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  
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  
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  
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  
仁弘忿怨之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於高麗乃

北史列傳卷之十一  
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子朗邈  
朗子熙在外戚傳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弗如自漠北南出五  
世祖佑隣并兼諸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  
符堅堅以爲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  
司繁死國仁爲將軍及堅敗國仁叔步頽叛於  
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頽大悅迎而推之部衆  
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泰  
河二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爲十一

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爲太初置  
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  
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興拜  
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遣還苑川乾歸乃背  
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請援元  
明許之田于五溪有梟集其手尋爲其兄子公  
府所殺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熾盤自稱大將  
軍河南王改年爲永康後襲禿髮儁檀於樂都

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爲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太武許之及統萬事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闡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慕末字安石跋旣立改年爲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遊後園進彈鳥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羅蒸熾盤左

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羅與叔父什質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簷簷誤門不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質什質白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剗其腹投屍於河什質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人多叛後爲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闡請迎於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爲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太武遣

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內徙  
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眾萬人  
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神嘉四年慕末及宗  
族五百餘人出降送于上邽遂為定滅

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也匈奴有左  
官為氏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為酋蒙遜高祖暉  
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公祖祁復延封伏地  
王父法弘襲爵符氏以為中田護軍蒙遜代父

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頗曉天文為諸胡所推  
服呂光自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  
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為西平太守後遣其子慕  
率羅仇伐乞伏乾歸於枹罕為乾歸所敗殺之  
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眾屯金山與從兄晉昌  
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  
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  
以蒙遜為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為輔國將  
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

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天興四年蒙遜  
內不自安請爲安西太守蒙遜欲激怒其衆乃  
密誣告男成叛逆業殺之蒙遜泣而告衆陳欲  
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信衆情怨忿泣而從之  
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  
軍涼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張掖是月涼武  
昭王亦起兵年號庚子永興中蒙遜剋姑臧遷  
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頻遣  
使朝貢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斫蒙遜傷

足蒙遜妻孟氏禽懷祖斬之及聞晉滅姚泓怒  
甚有校郎言事于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  
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尋稱藩於晉泰常中蒙遜  
剋燉煌改年承玄後又稱蕃於宋并求書宋文  
帝並給之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  
與之神麈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  
上表稱臣前後貢使相望後遣子安周內侍太  
武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  
都督涼州西域羗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

軍涼州牧涼王使崔浩為冊書以褒賞之蒙遜  
又改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詔遣使  
監護喪事私謚武宣王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  
閨庭之中略無風禮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  
西王遣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褒授先是  
太武遣李順迎蒙遜女為夫人會蒙遜死牧犍  
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為右昭儀改稱承  
和元年太武又遣李順拜牧犍為使持節侍中  
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羗戎諸軍事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  
王牧犍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  
優詔不許以犍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  
繇表謝獻馬五百匹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  
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  
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國內可  
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建節  
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遣侍中古弼尚書  
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

牧犍乃遣封壇朝京師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  
 賀羅使涼州且觀虛實帝以牧犍雖稱藩致貢  
 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公卿為書讓之數  
 其卑十二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爾也用其左  
 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遣大將董  
 來萬餘人拒軍於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  
 喻牧犍令出牧犍聞蠕蠕內侵無善幸車駕返  
 師遂嬰城自守牧犍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  
 情太武乃引諸軍進攻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

又來降城拔牧犍與左右文武而縛請臯詔釋  
 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家于京師初太延中有  
 一老父投書於燉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紙  
 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所得  
 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  
 石青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犍征  
 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  
 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初牧犍淫嫂李氏  
 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

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  
 居於酒泉上大怒既剋猶以妹壻待之其母死  
 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為蒙遜置守冢三十家授  
 牧犍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入之間牧  
 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  
 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  
 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竟  
 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  
 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

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始劇賓沙門曰曇無  
 讖東入鄯善白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  
 鄯善王妹舅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  
 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  
 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諸行人言  
 曇無讖術乃召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  
 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  
 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又人告  
 牧犍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



第賜牧犍死與之決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  
 曰哀王及公主薨死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  
 女以國甥得襲丹子封為武威公主蒙遜子季義  
 位東雍州刺史真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  
 至京師付其兄弟扼殺之萬年祖並以先降萬  
 年拜張掖王祖廣武公後坐謀逆俱死初牧犍  
 之敗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  
 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  
 昌乃使弋陽公元勅勅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

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剋退保臨松太武不伐  
 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中尉梁  
 偉詣健求奉酒水又送潔及統帥兵出于健軍  
 二年太武遣使拜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  
 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遣南陽王奚眷討酒  
 泉剋之無諱遂謀度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  
 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剋退保  
 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未其世子乃  
 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

萬曆二十年

七史刊傳卷八十一

三十三

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爲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者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立爲蠕蠕所并

梁帝蕭譽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嘉賞梁普通中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譽岳陽郡王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譽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譽旣以其昆季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譽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

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  
務脩刑政太清二年梁武以答兄河東王譽爲  
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纘恃才輕  
譽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遂託疾不與相見  
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構譽及答於梁元  
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譽  
告於答答聞之大怒及梁元將擄建業令所督  
諸州竝發兵赴都答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  
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梁元又使諮議參軍劉歊

召答自行答不從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尅期  
襲答未及發會答以他事召方貴謀泄遂據樊  
城拒命答遣軍攻之梁元乃厚資遣張纘若將  
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而樊城已陷答禽  
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答時以譽危急乃留諮  
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伐江陵以救之梁  
元大懼乃遣參軍庾奩謂答曰以姪伐叔逆順  
安在答曰家兄無辜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  
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時攻

柵不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軍主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於江陵營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健水營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來附庸於西魏時西魏大統十年也周文令丞相東閣祭酒榮權使焉是歲梁元令柳仲禮圖襄陽營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察爲質請救周文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爲援十六年忠禽仲禮平漢東西魏命營發喪嗣位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命營

爲梁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部而朝於京師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召權見曰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營曰榮常道二國之言無私故營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國于謹伐江陵營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命營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周營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

號高宗統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歸為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竝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大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武植周文外云助營備禦內實防營初江陵滅梁元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營立琳

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營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營之四年營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太守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蕃乞師於營營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壓一百餘人七年冬有鵬鳥鳴于寢殿八年二月營終於前殿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定二年也八月葬于平陵謚曰宣

皇帝廟號中宗嘗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晁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並皆棄之一幸姬媵病卧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答曰臣聞人主之行

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恠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于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

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答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答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于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

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答篤好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武帝又命其太子嗣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答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

其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  
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玄響  
爲質於歸仍請兵伐陳歸上言其狀武帝詔衛  
公直督荊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  
歸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  
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  
定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  
巴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歸皐於歸之柱國殷  
亮歸雖以退敗不獨皐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

吳明徹乘勝攻剋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  
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紀南  
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  
操拒守歸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退保公  
安歸乃還江陵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  
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歸之將士擊走之昭  
達又寇竟陵之青泥歸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  
援大爲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  
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歸以皎爲司



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為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  
歸之十年皎將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  
既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  
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  
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帝許之詔以  
基平郡三州歸之於歸及平齊歸朝於鄴帝雖  
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  
陳其父荷周文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  
倚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泣交流帝亦為

歛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  
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陴  
罵朕者也歸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帝大  
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為  
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為朕舞乎  
歸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  
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疋并賜齊後主妓妾  
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及隋文帝執政  
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

密請興師與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旣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疋馬五百疋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歸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來朝長安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帝賜歸縑萬疋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

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歸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寢疾薨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劍帝覽而嗟悼歸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之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並行於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溫文性倣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

遣人伏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敦勉之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剋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泄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臣

下二百餘人朝京師江陵父老莫不殞涕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郡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人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頴安集之曲赦江陵死臯給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柱國賜爵莒國公自答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亡琮至煬帝嗣位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

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  
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  
列帝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  
若復事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  
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謂曰公帝王  
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  
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羗也侯莫陳虜也何  
得相比琮曰以羗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  
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

友旣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  
遂廢於家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  
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小名曰藏煬帝甚昵  
之以爲干牛與宇文顒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  
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  
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殺營之居帝位百僚追  
謚孝惠太子巖封安王王岌封東平王岑封河  
間王後改封吳郡王琮弟瓛義興王瑒晉陵王  
瑒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以蔡大寶爲股

殷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  
 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淮褚珪蔡大業  
 典眾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  
 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業親賢  
 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  
 翼人望則蕭確謝温柳汭王湜徐岳外戚則王  
 洋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居游君公  
 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茲  
 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答子蔡等

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陳隋已  
 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蔡字道遠答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答之為  
 梁王立為世子尋病卒及答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答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  
 令太尉太傅入陳授東陽州刺史及陳亡百姓  
 推巖為主為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答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  
 之五年卒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嘗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璠字欽文，歸第二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荆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兵至，郡州璠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主以為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之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嘗歸等兄弟中並第三，而踐尊位，璠自以歸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

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禽，異奔璠，由是益為眾所歸。宇文述之討璠，遣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褒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璠敗，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于人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璠仕隋，尚衣奉御，場衛尉卿，祕書監，陶丘侯瑀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黠，梁尚書儀曹郎。南兖州別駕大寶少孤。

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  
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  
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  
覽群書學無不綜答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爲侍  
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答出鎮會稽大  
寶詣選曹求諮議不得以爲記室大寶攘臂而  
出曰不爲孫秀非人也答莅襄陽遷諮議參軍  
謀謨皆自大寶出及梁元與河東王譽結隙答  
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

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江解焉三日而畢梁元  
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答曰湘東必有  
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不援臺城答納之及答於  
江陵稱帝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位柱國  
軍師將軍封安豐縣侯歸嗣位冊授司空中書  
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  
特進歸之二年卒及葬歸三臨其喪贈司徒進  
爵爲公謚曰文凱配食答廟大寶性嚴整有智  
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答之章表書記教令詔

冊並大寶專掌之。答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以答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答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字敬道，有至行，位散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有王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

滅，入陳，爲尚書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答母龔氏之外弟也。性敦厚，有籌略。初爲答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及答稱帝，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爲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旣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荊州刺史。操旣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卒。



歸舉哀於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  
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  
進爵爲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  
才學位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嘗稱帝進  
位柱國封上黃縣侯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  
爲公歸之五年以益德配食答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答莅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  
軍禽張纘獲杜岸皆正之力答稱帝除護軍將

軍位柱國封新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剛歸之五年以正配食答廟子惠毅多權略  
位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  
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答鎮襄陽轉中記室  
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  
書與元帝具申誠款或有得其書送於答答深  
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  
經遂以此獲免答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

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詡少沉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訥至襄陽訥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封長寧縣公及訥稱帝位散騎侍郎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訥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謚曰敬

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之象仕隋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來知州其寶錄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訥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訥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踧踏自陳不謗訥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

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為經  
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  
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  
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  
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  
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感服其寬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俊安成內史敞少  
有識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  
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

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東今周朝宗萬國招攜  
以禮若使梁之行人陳之後便恐彝倫失序  
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周武  
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  
遷侍中轉左戶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  
司終於譙州刺史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  
一函夏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遞  
為割據亦一時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

驅除梁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  
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  
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顏運雖土宇殊  
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  
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  
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  
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  
不反遂爲外戚不事自持蓋亦守滿之道也

列傳八十一正三十

三字標疑一處

癸巳六月 夢禎識

列傳第八十一

北史九十三

卷之三

北史列傳

北史列傳

北史列傳

北

史

北史列傳

